

我国清朝出版的一些心理学书籍

万 嘉 宁

中国科学院心理所, 北京

近年来, 随着心理学事业在中国的复苏, 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史问题, 逐渐受到心理学研究者们的重视。有些人认为, 认识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, 是了解中国心理学今天状况, 预测、描绘中国心理学明日蓝图的一条必然和可靠的途径。

要了解心理学事业在中国的发展, 首先必须对心理学在中国曾有过的存在状态有一较全面、准确的把握, 必须寻找、搜集、掌握大量第一手的资料, 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出版的心理学书籍。

在清朝, 心理学已传入中国, 并有一定的传播和影响, 这基本上已成了公认的事实, 因为确实有清朝出版的心理学书籍被发现。但是由于这个领域长期不受重视, 研究人员很少, 所以现在国内心理学界对清朝的心理学状态的认识较为模糊, 材料的掌握也欠充足。

较早注意这方面问题的张耀翔先生, 在他写的《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》⁽¹⁾中指出, “前清出版之心理学书籍计四种。”这四种是, 光绪三十二年出版的, 江苏师范生编的《心理》; 光绪三十二年出版的, 丹麦海甫定著, 王国维重译的《心理学概论》; 光绪末年出版的, 房宗岳译的, 日本小泉又一的《教育实用心理学》; 及美国人禄尔克著的《教育心理学》。

马文驹同志对此问题的研究, 基本上代表了现阶段国内在这问题上的研究状态。他在《清末民初心理学译著出版中的若干问题》⁽²⁾一文中指出, 发现、找到的清朝出版的心理学书籍有:

- 1889年(清光绪十五年), 《心灵学》, (美)海文著, 颜永京译。
- 1902年(光绪二十八年), 《心理教育学》, (日)久保田贞则著。
- 1903年(光绪二十九年), 《心界文明灯》, 上海时中书局编译所编著。
- 1903年(光绪二十九年)《心理学教科书》, (日)大漱甚太郎、立柄教俊著, 张云阁译述。
- 1905年(光绪三十一年), 《心理学教科书》, (日)大漱甚太郎、立柄教俊著, 顾绳祖译。
- 1905年(光绪三十一年), 《教育的心理学》, (日)大久保介寿讲授, 编辑者湖北师范生。
- 1905年(光绪三十一年), 《心理易解》, 陈惺编辑。
- 1906年(光绪三十二年), 《心理学》, 江苏师范编。
- 1906年(光绪三十二年), 《心理学表解》, 上海科学书局编。
- 1906年(光绪三十二年), 《心理学悬论》, (美)James著, 张东荪、兰公武合译。
- 1907年(光绪三十三年), 《心理学概论》, (丹麦)海甫定著, 王国维重译。
- 1907年(光绪三十三年), 《师范用心理学》, 杨保恒编辑。
- 1908年(光绪末年), 《教育实用心理学》, (日)小泉又一著, 房宗岳译。
- 1910年(清宣统二年), 《教育心理学》, (美)禄尔克著。

共计十四种，包括张耀翔先生所举的四种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找到了一本名为《商务印书馆图书馆中文新书分类目录》的书。此书无版本页，不知其出版年，但从它收书最晚为1923年（民国十二年），可推测它成书大约在1924年左右。这里所谓新书是相对于中国古籍，也就是“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丛”而言的，是一些关于西学的书籍。

这本书目在哲学部下面专有“心理”一项，它的子目是，“变态心理—社会心理—教育心理—儿童心理—心灵现象—妖怪学。”从它的收录来看，“心理”也应是第一子目，即在变态心理之前应有普通心理一项。

这本书著录项目有：书名，编译者，发行处，出版年月，册数，字，号。

下面，我把这本书目中，收录在“心理”条目之下的，清朝出版的书籍，按原分类公布。每项依次为：书名，编译者，发行处，出版年月。原书中“本馆”，都换成“商务印书馆”。

心理

《记忆学》，张谔，科学会，宣统三年。

《心理学教科书》，顾绳祖，通州师范学校，光绪三十一年。

《心理学》，宏文学院，东亚公司，光绪三十一年。

《心理学概论》，丹麦海甫定著，海宁王国维译，商务印书馆，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。

《(初级师范教科书)心理学》，商务印书馆，清光绪三十二年。

《心理学》，上海杨保恒著，中国图书公司，清光绪三十二年八月。

《最新心理学教科书》，通州龚诚著，文明书局，清光绪三十二年十月。

《(实地教育)心理学讲义》，无锡尤惜荫著，新学会社，清光绪三十二年十月。

《(师范教科丛编)心理学》，日本大久保介寿著，敦肇明等述，湖北官书局，清光绪三十一年。

《心理易解》，义乌陈棍著，上海会文堂，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。

《心理摘要》，日本井上圆了著，番禺徐诵清译，广智书局，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。

《心理学教科书》，日本高岛平三郎著，日本金太仁作译，东亚公司，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。

《心理教科书》，日本大漱甚太郎等著，张云阁译，直隶学校司编译处，清光绪二十九年。

《心理(江苏师范讲义第四编)》，日本高岛平三郎著，江苏师范生述，江苏学务处，清光绪三十二年三月。

《心界文明灯》，时中书局编译所，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。

《心理学问答》，汪炳吉著，翰墨林书局，清宣统元年三月。

《(改订)心理学教科书》，顾公毅，通州翰墨林，清宣统三年五月。

教育心理

《教育实用心理学》，房宗岳，文明书局，光绪三十二年。

《(哲学丛书)教育心理学》，日本高岛平三郎著，江陵田吴炤译，商务印书馆，清光绪二十九年九月。

《(师范学校教科书)心理教育学》，日本高岛平三郎，江陵田吴炤译，商务印书馆，清光

绪二十九年九月。

《心理教育学》，日本久保田贞则著，广智书局，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。

儿童心理

《（教育应用）儿童心理学》，德国赫尔维著，仁和徐有成等译，科学馆，清光绪二十八年七月。

心灵现象

《灵魂学》，衡阳陈永著，文明书局，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。

《心灵学讲义》，贾恩缓著，天津官书局，清光绪三十年正月。

《心灵学》，美国海文著，颜永京译，益智书局，清光绪十五年。

催眠术

《催眠术》，会稽山人编，商务印书馆，清光绪三十二年二月。

《催眠学精理》，江吞等译，作新社，清光绪三十一年七月。

《催眠术实施法》，王若俨，清国留学生会馆，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。

妖怪学

《妖怪百谈》，日本井上圆了著，何琪译，商务印书馆，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。

《妖怪学讲义录总论》，蔡元培译，商务印书馆，清光绪三十二年八月。

《哲学妖怪百谈》，日本井上圆了著，徐渭臣译，文明书局，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。

《续哲学妖怪百谈》，日本井上圆了著，徐渭臣译，文明书局，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。

《（寻常小学）妖怪学教科书》，屠成立著，新中国图书社，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。

共计三十三种。普通心理十七种，教育心理四种，儿童心理一种，心灵现象三种，催眠术三种，妖怪学五种。

除《心理学表解》、《心理学悬论》、《教育心理学》（美国禄尔克著）外，马文驹同志所举的十四种书中的其余十一种，都已收入了这本书目。下面，作者按出版年代的顺序，将这三十六种心理学书籍作一下排列。

1889年（光绪十五年）一种：《心灵学》。

1902年（光绪二十八年）四种：《心理教育学》（日本久保田贞则著）、《儿童心理学》、《妖怪百谈》、《妖怪学教科书》。

1903年（光绪二十九年），八种：《心理摘要》、《心理学教科书》（日本大瀬甚太郎等著、张云阁译）、《心界文明灯》、《教育心理学》（日本高岛平三郎著、田吴炤译）、《心理教育学》（日本高岛平三郎著、田吴炤译）《催眠术实施法》、《哲学妖怪百谈》、《续哲学妖怪百谈》。

1904年（光绪三十年）一种：《心灵学讲义》。

1905年（光绪三十一年）四种：《心理学教科书》（顾绳祖）、《心理学》（宏文学院）、《心理学》（日本大久保介寿著郭肇明等述）、《催眠术精理》。

1906年（光绪三十二年）九种：《心理学》（商务印书馆）、《最新心理学教科书》、《心理学讲义》、《心理》、《教育实用心理学》、《催眠术》、《妖怪学讲义录总论》、《心理学表解》、《心理学悬论》。

1907年（光绪三十三年）四种：《心理学概论》、《心理学》（杨保恒著）、《心理易解》、《心理学教科书》（日本高岛平三郎著）。

1908年(光绪三十四年)一种:《灵魂学》。

1909年(宣统元年)一种:《心理学问答》。

1910年(宣统二年)一种:《教育心理学》(美国禄尔克著)。

1911年(宣统三年)二种:《记忆学》、《心理学教科书》(顾公毅)。

从这三十六种书目,我们已可见清朝时期中国心理学状况之一斑,但要见其全貌,还需搜集更多的资料、深入、认真地进行分析、研究。

至为可惜的是,这个书目上的图书已和其它许多宝贵图书一起,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,付焚尽空。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,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,商务印书馆的藏书楼——涵芬楼,被炮火所毁,几十年苦心收存的图书焚于一旦。

清朝出版的心理学书籍,在此三十六种之外,还有,而且可以说还有不少。如梁启超在《读西学书法》中说,“泰西又有一学派专论脑气管往来之事,有《心灵学》、《知识五门》、《辨学启蒙》等书,常得新理,盖名家坚白马之支流,亦导源于几何公论也。辨学与心灵学又自不同。”从这句话,我们可以初步判断《心灵学》、《知识五门》、《辨学启蒙》是有关“论脑气管往来之事”的同一类书,又据赵莉如同志考证《心灵学》一书是心理学书籍无疑⁽¹⁾。又如,曾任同文会馆总教习的美国人丁韪良先生,著有《性学举隅》,这也是心理学专著。此外,王国维先生除译有《心理学概论》外,还有其它心理学译著。

总而言之,虽然此份书目并非清朝出版的心理学书籍的全部,但就目前的了解状况来看,这本书目收录、著录,是较准确、全面的。不失为一份值得发掘、推荐的好书目。

此书目中还有一本《记忆术》,日本井上圆了著,梁有庚译,无出版处和出版年代,不知是否也出版于清朝。

署名为会稽山人编的《催眠术》,根据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书目,标为蔡元培,别署会稽山人。把这本书和蔡元培先生译的《妖怪学讲义录总论》联系在一起考察,可以发现,“催眠术”和“妖怪学”在当时是被作为科学介绍到中国来的。这两本书同出版于1906年,据《蔡元培全集》所载,其时蔡元培先生任北京译学馆教习。

另外,宣统三年(1911年),张谔著的《记忆学》,原书标有“实用心理学丛书之一”字样,科学编译部刊行。在此之前,心理学书籍多为教科书,张谔把心理学引向实用方向,无疑是一个发展、一个信号,它吹响了心理学在中国走出书斋,走向生活,走向社会的号角。

参 考 文 献

- (1) 张耀翔,《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》,《心理学文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3年9月,201—224页。
- (2) 马文驹,《清末民初心理学译著出版中的若干问题》,江西师范大学学报,1984年,1,39—46页。
- (3) 赵莉如,《有关〈心灵学〉一书的研究》,心理学报,1983,4(十五卷),380—387页。